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序

往丙子丁丑間一時文集行世者十餘部婁東張天如謂余曰此十餘人者皆鉅公也吾讀正嘉時不以文名者之文集較之其厚薄真僞反有間焉此曷故哉余曰科舉盛而學術衰今之古文固時文之餘也昔之爲時文者大全通鑑左史語策未嘗不假途於是也旣已搬涉運劑於比偶之間其餘力所沾溉雖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尙有根柢今之爲時文者以時文爲牆壁驟而學步古文胸中無所浸灌勢必以剽掠爲工夫浮詞爲

堂奧又何怪其然乎余與天如爲是言于今蓋四十餘年風氣每變而愈下時文之士大全降而說約通鑑降而捷錄毛頭毳毼室如懸磬舉一世眯目于塵羹土飯之中其間一二黠者緣飾應酬爲古文辭則又高自標致分門別戶纔學把筆不曰吾由何李以遡秦漢者也則曰吾由二川以法歐曾者也黨朱陸爭王薛紛紛狡獪有巨子以爲之宗主吾其可以與于斯文矣此如奴僕挂名于高門巨室之尺籍其錢刀阡陌之數府藏篋篋所在一切未曾經目但虛張其喜怒以啗喝夫田駒

纖子耳目口鼻皆非我有然高門巨室顧未嘗知有此
奴僕也余與杲堂然約爲讀書窮經淝河東士稍稍起
而應之杲堂之文具在故未嘗取某氏而折旋之亦未
嘗取某氏而赤識之要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
之迹當其所至與歐曾史漢不期合而自合也余嘗謂
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姑舍自來倚傍
門戶之學者濂溪洛下紫陽象山江門姚江諸君子其
文何嘗不與歐曾史漢相韻頡乎蓋不以文爲學而後
其文始至焉當何李爲辭章之學姚江與之更唱迭和

旣而棄去何李而下歎惜其不成卽知之者亦謂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豈知姚江之深于爲文者乎使其逐何李而學充其所至不過如何李之文而止今姚江之文果何如豈何李之所敢望耶杲堂之文出世必有以作者許之者然非余與杲堂之所期也但使讀書窮經人人可以自見高門巨室終不庇汝此吾東澍區區爲彼焚丹書之意歟時康熙戊午長至日姚江黃宗羲拜

纂

杲堂文鈔總目

卷一

序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

論

傳

卷五

記

書後

說

文

銘

賦

卷六

墓誌銘

行狀

祭文

杲堂文鈔卷一

甬上李鄴嗣撰

姚江黃宗羲選

序

自序

先曾大父太保公博覽史籍凡已讀書必論定再四朱
藍爛然某少得所閱史記歲讀一過及初爲古文輒思
學其敘事苦不得彷彿然某惟及事先大父參軍公至
年十三參軍公謂諸孫曰學者不讀史不能見古今是

有目無視也不言詩不能申唱歎是有口無聲也因授
某通鑑使日誦唐人詩數首由是少學爲詩後從先儀
部公官嶺外年十七八見先君較刻先高祖侍御公集
所錄諸賦心慕之丙戌後先公小築東臯命某作東臯
草堂賦成先公以爲可教因時作賦家有昌黎集善本
允公使畢讀此某所得于家學者若此未幾先公殉難
遂自放棄與同里失職諸公相唱酬然里中惟徐霜臯
與余少治詩古文詞餘俱在兩人後諸公因謬相推余
獨竊念生平惟在嶺外一從豫章羅文止金沙張公亮

諸先生游然所持行卷造謁蒙其獎許唯時文旣遭亂
杜門僻處東海未嘗持所作詩古文得奉教當世巨公
宗匠所稱文章之伯者以是中心闕然不敢自信同里
萬履安先生宿擅人倫之目與余輩爲忘年交雖亂後
客常四座余意竊從履安所觀四方名賢諸耆舊久之
履安謂余曰有燕人梁公狄先生在此其人詩家宿老
且風格甚高余因與履安霜臯同過其客舍梁先生方
病卧擁布被與余輩定交茗藥之間出所著陶菴集及
它游草使余輩讀之余手梁先生集歸閉門精思數日

遂徧和其詩數十首梁先生每見一篇卽驚喜報書曰
古人有言逢其知音千載其一此僕數年以來目斷蒼
旻聲沈碧蘚而傷心于冥感之無路者何意血脈一絲
微茫關合竟在明山我生四十年乃有一鄴嗣蓋余自
此而後敢稍稍言詩出傳于世則以得就正于梁先生
也自初作古文讀史記昌黎集間出入東漢六朝之間
意搖搖無所定及從履安先生所得交姚江黃梨洲先
生後萬先生諸子及其孫貞一俱在黃先生門每從視
橋來攜示黃先生近所構序記銘狀之作每讀輒心折

以爲歐曾而後歷五百餘年一人而已遂盡棄其舊作
益耑精太史公及唐宋大家尋源溯派始復下筆而里
中後輩惟萬貞一之文最擅手筆貞一間持余文呈黃
先生黃先生嗟賞不置與書曰尊文真歐蘇嫡子前此
所作非不高華曲折然于本題套括去之未盡不可謂
之潔也兩年來氣局始定寒潭面目至此呈露自傷孤
另得尊文而一慰蓋余自此而後敢稍稍論文出傳于
世則以得就正于黃先生也此余所得奉教當世巨公
宗匠稱爲文章之伯者復若此但吾家自肅齋先生而

下八葉之內竝擅文章而某以薄學承其後上媿先人
既幸事大君子受其教言黃先生復曰今日古文其學
將絕方藉臬堂之力使諸賢或左或右則斯文之統自
在淞東梁先生別後寄書更云願從此勉進德業留心
第一等學問卽文章氣節尙屬第二義耳兩先生所屬
望余甚重而余衰病間關忽忽歲月慙負二老不能副
其所期今已作五十餘公未知將來尙得有所造否適
從亂中詮次其文集二十卷詩十八卷爲畧敘學問所
本冠于首使兒嗽藏于闕別以副本置山中時在乙卯

長至日臬堂書

黃忠端公集序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
魁柄五將據重執官滿朝廷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驕奢
相尙鳳雖稍桀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
上極諫封事謂鳳行汚寄治身私托公內有管蔡之萌
外假周公之論國祚將移於外親降爲阜隸此俱賊莽
它日竊國之詐非鳳等所及而中壘已豫言之若洞見
其本末後讀姚江黃忠端公集公值奄人執命之時端

媼內交玄黃外附蟠結之勢已成其時外廷相顧卽楊忠烈二十四大罪疏亦猶未上而公首發其奸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禍慘于戎敵又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國難方見節甫莽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此俱公死國以後兩朝所中之慘禍而公已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是以漢史特于向傳末大書曰向卒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異日史官當亦大書公傳曰公殉國二十一年而奄孽復用兩京之難繼作蓋古人臣謀國其論之痛切發于至誠

一言而繫宗社存亡後先同轍誠有若此之重也獨是其憂國之至慮遠計深彌縫宛曲有非舉朝所能知亦諸君子所不能盡知者初不以敢言死諫便足不負國家此公所謂君子社稷之念重于名節者也卽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不竝立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裒睦外內之姓得以竝安此中壘之苦心也公卽不憚首發大奸而其於楊忠烈則謂諫官宜言大臣不宜輕言發而不勝將有竇何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其起一擊而公獨謂宜包

小人之羞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尙不合而爲一則毒爛猶未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一死從諸君子固已蚤辨之但謂身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卽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消而國命卽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于身前亦復痛哭于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少嘗從學于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崱疏爲公請謚而公長子宗羲是謂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某亦嘗得登公之堂發讀公之遺集愾然見公